



周末来我家做客,侄女提起下周班里要举行“端午诗会”,又说自己正苦恼不知要选哪首诗上台吟诵,问我有什么好建议?思索片刻,我说不如就选陈肇兴写的《端阳》,接着掏出手机找到这首诗。侄女凑过来边看边读,当读到那句“记得水仙宫畔里,龙船花外放龙船”时,她好奇地问:“这龙船花是长得像龙船的花吗?”

见侄女感兴趣,我便把她带到小区的花园,刚走进去,一抬眼就瞧见草丛中的几朵大红花,颜色格外醒目。它们由一簇簇小花组成,看起来好像倒扣的大海碗。我抬手指了指,笑着说:“那就是龙船花。”侄女看了一眼,不解地问:“这种花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像龙船,为什么叫‘龙船花’?”听见这话,我不禁莞尔,记得自己小时候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,那时母亲给的解释是,闽南地区流传一种说法:古时候过端午节,本地人会把这种长得像半个绣球的红花插在龙船上当装饰,或是扒龙船后,坐在船上的队员拿着这种花和岸上的观众互抛,当作庆祝。时间一长,这种花就被称为“龙船花”。

又见龙船花

□杨金井

侄女听了花名的由来,一下来了兴致,又追问龙船花只在端午节开放吗?我想了想,好像并不是这样,印象中这种植物的花期跨度一向很长,加上泉州的气候温和湿润,很适合它的生长,因此一年四季常能见到盛开的龙船花。不过仔细想想,这种花的确在每年初夏初期开得最盛,此时正值农历五月初,恰也是五月节前后,难怪古人会将它与端午的景致一起写进诗里。

看着开得热烈的龙船花,我又想起一段往事。过去孩子们的玩具不多,房前屋后的花朵就成了玩乐的物件,尤其漂亮的龙船花更是不少女孩的心头好。她们经常拿剪刀小心翼翼地将龙船花剪下来,用手把上面的小花一一拔下来,再将花蕊处的“花丝”抽出一段,再把“花丝”缠绕在一起打个小结。反复多次,即使不借助任何工具,也可以将龙船花做成手环、项链或头饰。到了端午节,女孩们还会把这些龙船花做的“饰品”戴在身上,出门看扒龙船时,

顺便比一比谁的手更巧,做出来的“饰品”更好看。只是“花丝”不如绳子牢固,经常走着走着,戴在手腕、脖颈或是头上的龙船花就接连掉落,不小心踩一脚,鞋底立马变得黏糊糊。

龙船花不仅花瓣的颜色鲜艳夺目,花中藏的蜜汁也很美味。有时嘴馋了,一些孩子还偷偷把龙船花上的小花拔下来放进嘴里,用力吮吸几下,花蜜便在舌尖化开,滋味香甜。只是花蜜的量很少,每次刚尝个味就没了。有时被风吹落的龙船花,飘到路上被途经的车子轮胎碾碎,花蜜抹了一地,还会引来蜜蜂或苍蝇抢食。

听我讲完与龙船花有关的往事,侄女兴致勃勃地说要摘一朵,下周带去“端午诗会”上展示。我笑说这事简单,当下立马联系了物业工作人员,得到允许采摘的答复,又回去拿来剪刀剪下一朵品相完好的龙船花。回家后,我把这朵花插进装着清水的花瓶中,又往水里倒了一点营养液,告诉侄女这样就能让龙船花保持新鲜,可以多放几日。她开心地接过花瓶,嘴里还



(CRP 图)

念叨着:“这花可是古诗的一部分,到时展示肯定能引起大家的注意,说不定还能背诵加分呢。”

一朵龙船花,是我年少时相伴玩耍的“玩伴”,如今又成为侄女参加诗会的特别“道具”。小小花木就这样让古诗词里的景致变得真切可触,无形中串联起了两个人的端午记忆。



生活难免有褶皱,但保持积极的心态,会像熨斗一样帮你把烦恼理顺。

食事

家乡的烧肉粽

□卫晓卫

离开家乡已经十年了,每年临近端午节,我都会去超市买几个自家做的烧肉粽,口味也不局限于一种,有时是豆粽、蜜枣粽,有时是蛋黄粽或腊味粽。这些粽子的形状大小不同,味道也各有特点,只是吃来吃去,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那种感觉说不上来,就像衣服少了一枚扣子,不耽误穿,却一直觉得哪里不对。

直到前年的端午节,好友阿芳从老家回来,顺道给我送了几个自家做的烧肉粽。她把煮好的粽子装进保温袋里,交到我手里时还是温热的。一打开袋子,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,包裹粽子的叶子宽大厚实,带着一种淡淡的竹子香气。剥开粽叶,一眼就看见色泽油亮的糯米饭,饭里裹着五花肉、卤蛋、虾干、香菇和干贝。肉是提前腌过的,肥瘦相间,咬一口,感觉肥肉已经化在了米里,只剩下满口的油香。我一边吃,一边感叹:“这个味道才对啊。”

记得以前在老家,每逢端午节,家家户户都会忙着洗粽叶、包粽子。因为后山就有一片麻竹林,母亲每年都要提前一两周上山割竹叶,回来后把它们一片片刷洗干净,还得晾在竹竿上晒。那时候的我不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准备粽叶,母亲却说新割的竹叶多晾晒几日,香气足,包出来的粽子更好吃。后来离开家,我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味道里,有一部分就是来自那些竹叶散发的独特香气。而我觉得故乡的粽子吃起来更美味,仔细想想,也不是用料有多特别,更多是这些粽子包裹着家人亲手制作的心意,想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家乡味,只有离开家了,才会更加想念它的滋味。

舍不得一次吃完,我把阿芳送的烧肉粽放在冰箱的冷冻层保存,之后下班后不想点外卖,就取一个加热慢慢品尝。每次吃着碗里的粽子,我就会想起多年没回去住的老厝,想起母亲在院子里晒粽叶的身影,还有小时候一起抢粽子吃的玩伴们,也不知道如今他们在哪里落脚。想着想着,心里总是五味杂陈,好在来自家乡的粽香,飘了一千多公里,从南到北,穿过山河,又落在我的舌尖上,抚慰那颗想家的心。

这两年我学会了自己包粽子,从网上买了晒干的麻竹叶,又查找了教程,然后凭着印象中母亲教过的方法备料。起初包出来的烧肉粽形状歪歪扭扭,没想到煮熟后吃进嘴里,竟也有几分家乡的味道。尝试多次,我才挑出几个外观还不错的粽子送给阿芳,她吃过后来发信息,夸奖说:“好呷,就是这个味。”

听阿芳问起怎么想到自己动手包粽子?我打趣说是受她送的烧肉粽的启发。一个烧肉粽,看似只是一道寻常的食物,用料和做法都不算复杂,外形也和市面上多数粽子相差无几,单看外表完全没有特别之处。但在我的眼里,它却像一个记忆坐标,总能精准牵出往日的生活片段。每次动手备料、包粽、蒸煮,都像重新拾起从前在家的日常,也借着这份熟悉的味道,慰藉思乡的心绪。

陪儿子“吃点苦”

□魏宜君

去年,儿子升上三年级,半个学期过去,收到老师最多的提醒是:“孩子的体能比较差,一定要加强锻炼。”看着身材偏瘦弱、每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儿子,我心里挺着急。毕竟我自小生活在乡下,过去上下学都得走一大段山路,风吹日晒也不怕,体能自然也十分出众。反观儿子出生后出门有车接送,上下楼可以乘坐电梯,课余时间出门锻炼,也是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。

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周末带儿子一起去爬山,锻炼身体。初听这个安排,儿子没有提出异议,反而兴致高涨,头一回上山还背着他的卡通小书包,里面塞满了零食和饮料。我见状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准备了一个登山包,往里装了水、干粮和急救药品。谁知上山不到二十分钟,儿子就开始叫苦:“爸爸,还有多远能到山顶?”“腿好酸,能不能歇一会儿?”我没有停下来,只

是稍微放慢脚步,一边往前走,一边提醒他跟紧。

见抱怨没用,儿子只得不得不情愿地跟上,小脸涨得通红,汗水也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。我走在前面,不时回头看着他,却没有像过去那样背他。终于走到半山腰,停下来休息时,儿子才开口问:“我们每周都要来爬山吗?”我点点头,说坚持爬山能增强体质,让他做好心理准备,又说我会背相同的“装备”,陪他一起面对挑战,争取尽快实现体能达标的目标。儿子听后眉头一皱,但还是答应下来,表示愿意试着坚持。

之后的周末,只要天气尚可,我便带着儿子去登山。爬山的过程中,我们淋过雨、“喂”过蚊子、踩过烂泥,也遇过像刀子一样的山风。儿子从最初的哭哭啼啼,到后来默默跟上,再到主动走在前面给我“开路”,不过短短半年的时间,他的小腿肌肉变得结

实许多,每次走一大段山路,也不再喊累了。

真正让我感觉他长大了,是在不久前的一次登山途中。那日出门前看天气预报是晴天,可山路走到一半,忽然下起倾盆大雨。石阶变得湿滑,儿子一时没站稳,脚下一滑,膝盖磕在石头上,顿时疼得哇哇叫。我赶紧上前扶起他,问要不要背他下山?儿子听后却摇摇头,说:“都走一大半了,再往前走就到凉亭,咱们去那里等雨停吧。”怕我担心他的伤势,儿子还抬手拍了拍胸脯,笑说自己一定能坚持爬到山顶。

之后,我牵着他的小手慢慢前行,总算顺利走到凉亭避雨。简单处理了伤口,等雨势变小后,我们继续拾级而上,最后也顺利抵达了山顶。回家后,儿子立马跑去跟妻子



天伦

“展示”他的伤口,有些骄傲地说:“妈妈,虽然摔得很疼,但我今天翻过了一座山。”后来我帮儿子的伤口换药时,他全程抿着嘴,哪怕棉签碰到破皮处疼得缩了腿,也没再喊一声疼。我问他要不要下周歇一歇?他立刻摇头拒绝,认真地说之前约定的爬山计划不能半途而废,下周得照常出发,说完还假装严肃地说:“爸爸,你说过爬山是为了锻炼身体,咱们都不能偷懒哦。”

听了儿子的话,我忍不住,心里更是感慨颇多。过去,身为父母的我怕孩子吃苦,恨不得把所有困难都替他摆平,却忘了人生的路终究要孩子自己走。一次提升体力的尝试,看似是让孩子吃了苦头,但实实在在锻炼了身体,也磨出了他的韧劲。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以往溺爱迁就的做法,学会适度放手,陪着孩子一同成长。

回首



芒种一过,父亲又将那张旧竹床搬出来,用水冲洗了几遍,才放在天井里晾干。过去这种物件在闽南地区很常见,它通体用竹子制成,大热天在上面或坐或躺,都很凉爽,是许多老一辈人眼里的纳凉“神器”。

我家的这张竹床有些年头了,历经岁月“打磨”和汗水“滋养”,上面的竹条变得愈发光滑,即使年年使用,用来固定的几圈铁丝依旧牢固。或许是用惯了这个老物件,即使到了炎热的盛夏,父亲仍会躺在这张竹床上午睡,他总说这样休息更凉快,比吹空调还舒服。

的确,在电风扇、空调都还未普及的年代,竹床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消暑物件。因为市场上售卖的竹床价钱贵,当时不少人会先去乡下的竹林砍毛竹,再交给篾匠

制作成竹床,借此节省一笔开支。不过砍毛竹是一件体力活,若是家里没有劳动力,仍得多花钱请人帮忙。

当年制作这张竹床前,父亲特地回了一趟老家,在那里的竹林里挑选了半天,才选中了生长五年以上、没有遭过虫害的毛竹,用他的话说这是这种竹子壮且纹路清晰,做出来的竹床好看又耐用。把这些竹子运回城里十分周折,父亲说当时是用板车将竹子从山里拉出来,接着换三轮车运到村口,再请进城的拖拉机帮忙送到家里。

竹子准备好了,父亲又请篾匠上门制作竹床。篾匠先依据需要的高度,把整根竹子截成几段,用来制作竹床的“腿”。看似简单的步骤,做起来却很考验篾匠的手艺,只有四条“腿”的高度分毫不差,支撑起来的竹床不会歪

斜,人在上面坐着躺着才能稳当。

接着劈出厚薄均匀的竹条做床面,还得制作一些弯曲的竹片作为衔接的“关节”。篾匠会把切好的竹片架在炉火上烤一烤,等它们受热变形了,再用手按压塑形。最后用细竹篾和铁丝将所有“部件”牢牢捆绑固定,再仔细打磨边角,整整花了三天时间,一张竹床才算做好。

新做的竹床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竹子味,使用前,还要用开水烫淋一遍。听篾匠说这样做可以将藏在竹条里的虫卵杀死,不然这些虫卵悄悄蜕变成虫,时间一长,就容易蛀蚀竹床,使之开裂。

以前一到夏日傍晚,左邻右舍的大人们都会把自家的竹床搬出来,先用井水冲洗一遍,再放在天井里或摆在大门口晾干。吃过晚饭,竹床就被孩子们抢占了,就

像我每次都会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,试图把整张竹床占满。父亲和母亲见了也不生气,他们不是搬来凳子坐在旁边,就是坐在竹床的边沿,然后手里摇着蒲扇,帮我驱赶蚊虫。直到夜深了,见我开始打瞌睡,父亲才起身将我抱进屋,之后他又会和母亲坐在竹床上继续乘凉。

后来,人们置办纳凉用品的名单中,鲜少再出现竹床的名字,比起这种笨重的物件,孩子们更喜欢待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,盖着轻薄的空调被休息。如今大多时候,我家的那张旧竹床也放在阁楼里落灰,只有到了盛夏,父亲才将它搬出来,短暂使用一段时间。父亲常说是习惯用它褪去暑气、安稳休憩,但我知道他是借由这个老物件,重温那段早已远去的旧日时光。

纳凉的旧竹床

□郑文

盛夏的“声音”

□张金刚

我居住的小区靠近公园,每到夏日清晨,总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唤醒。这声音时而高亢,时而婉转,听起来并不刺耳,有时不着急起床,我还会继续闭着眼睛静听,试图辨别那叫声是斑鸠还是麻雀发出来的。

离单位不远的小河边有一排芒果树,午后路过那里,还能听见此起彼伏的蝉鸣。它们的叫声十分响亮,听起来也像像耐酷热而发出的长鸣,有时伴随着阵阵蝉鸣,我也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,想要赶紧躲进阴凉处。最近去公园散步,蝉鸣也是不绝于耳,有次试图寻找这声音的来源,可是绕着树转了几圈却一无所获,连蝉的影子都没瞧见。

公园里有一方荷塘,不久前荷花已经陆续绽放了,它们和荷叶不时随风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响,仔细听,当中还夹杂着时断时续的蛙声。在我的印象中,蛙声大多是从乡下的芦苇荡、稻田里或水草间传

来,这些正值繁殖期的青蛙仰着脖,鼓着肚,卖力地呱呱叫,那叫声连撒欢奔跑、吵嚷不休的孩子们都得甘拜下风。偶尔有小狗扯着嗓子吠几声,也远不及青蛙的“铁肺铜喉”来得持久。相比之下,住在城里的青蛙叫声略显轻柔,听起来还带着几分田园意趣,恰如赵师秀在诗中描绘的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

上周在单位值夜班,千防万防也未能防住顺着门缝挤进屋里的蚊子。起初不太在意,可夜深时准备入睡了,那“嗡嗡嗡嗡”的声音被无限“放大”,让我听得入心。可每次挥手驱赶时,那蚊子的叫声就立马消失,片刻后又会又在耳畔响起,尝试几次都没能逮住它,我最后只得用耳塞隔绝这个烦人的声音。后来有了经验,再次值夜班时,我提前点燃了蚊香,蚊香不再响起,反倒引来一只蟋蟀。好在它发出的叫声并无“杀伤力”,我也乐意

与其共处一室。

仲夏时节,听见一些自然声响的次数也增多了。就像雨是这个季节的“常客”,强对流天气带来的骤雨,经常让人猝不及防,往往“轰隆隆”的雷声才由远及近,“呼呼”的风声也接踵而至,吹得路边的草木枝叶左摇右晃。不多时,豆大的雨滴开始掉落,敲得雨棚、窗户玻璃发出“叮叮咚咚”的声响。转眼间,雨幕将天地连接,驱散了行人,也模糊了万物。待雨过天晴,积水又顺着屋檐,“滴滴答答”地掉落一地,很快汇集成浅浅的水洼。时而驶过的汽车快速碾过积水,还会“唰唰”带起一道道水浪,引得路边的行人惊呼躲闪。

若是周末天气不错,我喜欢开车去海边逛逛。在这里听到的声音也是不同的,白天,海浪一遍遍地拍打着礁石,发出“哗哗哗”的声响,沙滩上满是游人的说笑声、孩童的嬉闹声,还有商贩招揽顾



四季

客的吆喝声,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,热闹却不嘈杂。夜幕降临,一个个小吃摊陆续支起桌椅,锅碗碰撞的声音、食材在锅中煎炒的滋滋声随即响起,食客们围坐一起,交谈声、碰杯声混着摊主的招呼声,也随着晚风飘散开。这些声音与海浪发出的声响、归港渔船的汽笛声相映成趣,也拼凑成了独属于这座沿海城市的夏夜“背景音”。

该用什么形容词盛夏的“声音”?我想它是复杂又多变的,当中融合了不同的“音调”,有的来自清晨的树梢,午后的河岸、傍晚的荷塘和深夜的街巷;有的是鸟类和昆虫的鸣叫,或是风雨、雷电、海浪发出的响声;还有的是人和车、船在日常活里制造出的响动。这些声音有时让人略感烦躁,有时又令人心生惬意,不过正是有它们相伴,夏天才显得鲜活又真实。

江河湖海的雅称

●**沧浪**:指青苍色的水流,常用来指代江河湖泊。

出处:纓带流尘发半霜,独寻残月下沧浪。——唐·许浑《沧浪峡》

●**溟渤**:泛指浩瀚无垠的海洋。诗文中也常借其形容海面烟波浩渺或气象辽阔苍茫。

出处:凭高登远望,直下见溟渤。——唐·李白《天台晓望》

●**川澳**:指江河与沟渠,常出现在古文或地理典籍中,用来统称各类水流系统。

出处:北望古中原,茫然川澳乱。——清·毛澄《伏龙观壁画都江图》

●**彭蠡**:鄱阳湖的古称,指代广袤湖泽。古诗文中也常用这个词指烟波浩渺的南方大湖。

出处:渔舟唱晚,响穷彭蠡之滨。——唐·王勃《滕王阁序》